小學考

小學考卷六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謝啟昆編

訓詁四

陸氏佃埤雅

宋志二十卷

存

子宰序曰嘉祐前經義之未作也先公獨以說詩得名其於鳥獸草木蟲魚尤所多識熙寧後始以經術革詞賦先公詩講義遂盛傳於時學校爭相筆授如恐不及元豐間預修說文因進書獲對神考縱言至於物性先公敷奏稱旨得音稱善且恨古未有著爲

書者先公又奏臣嘗試爲之未成未敢進也天意欣然便欲見之因進說魚說木二篇自是益加筆削號物性門類編纂將終而永裕上賓矣先公旋亦補外所至以平易臨民故其事簡政淸因得專意論譔旣注爾雅乃賡此書號埤雅言爲爾雅之輔也埤雅比之物性門類蓋愈精詳亦簡要先公作此書自初迨終僅四十年不獨博極羣書而農父牧夫百工技藝下至輿臺皁隸莫不諏詢苟有所聞必加試驗然後紀錄則其深微淵懿宜窮天下之理矣後有博雅君子覽之當自識其美焉宣和七年六月

晁公武讀書志曰皇朝陸佃農師譔書載蟲魚鳥獸

草木名物喜采俗說然佃王安石客也而學不專主
王氏亦似特立者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釋魚釋獸以及於鳥蟲馬木草
而終之以釋天所以爲爾雅之輔也此書本號物性
門類其初嘗以說魚說木二篇上之朝編纂將就而
永裕上賓不及再上旣注爾雅遂成此書其於物性
精詳所援引甚博而亦多用字說
王應麟玉海曰元豐中陸佃修說文因進書獲對神
宗論物性恨未有著書者佃進說魚說木二篇自是
益加論譔爲埤雅二十卷
王愼中曰陸農師於名物可謂多識矣然其爲書有

自亂其法所引雖博而非其著書本指不足相證而反以自病者亦多矣釋翬雉而釋后服釋馬而釋車釋騏而釋服釋龍而釋占釋蓍而釋重卦皆非其著書本旨釋竹而釋衛武公之德已去之遠而又及於明器釋倉庚摘引月令可耳而全錄其文釋艾則因五十曰艾之文而錄禮文全篇螽斯甘棠既不當釋詩而復旁引莊子華封之祝劉歆宗廟之義釋臺漢其說猶迂緩謂之詩箋義可也苹之爲藾蕭知其爲在野之草而鹿之所食也顧不從箋而從毛與爾雅則水萍其野生而亦豈鹿之所食邪白華之爲菅菅其名而白華其詞也乃立白華一名而釋之由箋有

白華於野之文而誤不思毛傳已明也蕭蘆之爲野蜂則不當爲草乃兩立其名而兩引中庸之文羊之始生曰達小曰羔未成羊曰羜既成曰羊則羔與羜乃羊之小與未成之通名不當各立以爲名也木之自斃者曰椔蓋斃木之通名而非一木之名而乃有釋椔豕豬之通名彘其牝豚其牡牡之去勢曰豚而其牡者曰豭今乃釋豕與豚不爲明也豝豵豣並見於詩毛鄭皆以爲小豕惟毛以歲紀數鄭以生紀數爲異要之皆野豬也若爲豢獸則豈狩獵之所射且虞人致獸亦不當驅家畜以待田雖有一歲豵二歲豝三歲特四歲豣與豕生三豵二師一特之異釋知

其當爲野獸者以詩之文義推之當然也今乃釋䄬而遺其他而與豕聯釋疑於爲豢畜歟大抵所識者多而所取者博固不能無失與至其釋貓引畫譜小言釋芍藥全錄花譜此無異童兒之識農師之學不宜其陋至此或其家子弟或他人誤增入之也

又曰予讀荆國王文公集見其進字說表與其爲書序其義奧深以爲由書契以來未有也恨不得見其書其後於楊龜山集中見其摘數十字駁之龜山所駁皆是然要以爲未足以病其書也及觀埤雅往往多用字說雖非龜山所摘其義亦往往可駁葢文公於學才藝既多尤能刻意精思故杜譔立說而以經

傳文詞附會之雖不為無義理而於天地自然之文何啻千里陸最以善言名物有說詩之名於熙寧間亦以此為王文公所重新經之義陸多與焉攷陸亦用文公以廣其書也由是推之則字說全書雖不見亦未足恨而陸所為以說詩得名正不免於穿鑿附會之病而以文害辭以辭害意者宜必多矣因閱埤雅漫志之

楊士奇跋曰右埤雅二冊總二十卷宋陸佃農師著其子宰為之序名埤雅者謂為爾雅之輔也贛舊有刻板既廢於兵今江西憲副林瑜行部過贛訪得之命工重刻於郡學此書於博物之學蓋有助焉

四庫全書提要曰佃字農師事跡具宋史本傳史稱其精于禮家名數之學所著埤雅禮象春秋後傳之類凡二百四十二卷王應麟玉海又記其修說文解字其子宰作此書序又稱其有詩講義爾雅注今諸書並佚其爾雅新義僅散見永樂大典中文句譌闕亦不能排纂成帙傳于世者惟此書而已凡釋魚二卷釋獸三卷釋鳥四卷釋蟲二卷釋馬一卷釋木二卷釋草四卷釋天二卷刊本釋天之末注後闕字然則併此書亦有佚脫非完本也宰序稱佃于神宗時召對言及物性因進說魚說木二篇後乃並加筆削初名物性門類後注爾雅畢更修此書易名埤雅言

爲爾雅之輔也其說諸物大抵畧於形狀而詳於名義尋究偏旁比附形聲務求其得名之所以然又推而通貫諸經曲證旁稽假物理以明其義中多引王安石字說蓋佃以不附安石新法故後入元祐黨籍其問學淵源則實出安石晁公武讀書志謂其說不專主王氏亦似特立殆未詳檢是編誤以論其人者論其書歟觀其開卷說龍一條至于謂曾公亮得龍之脊王安石得龍之睛是豈不尊安石者耶然其詮釋諸經頗據古義其所援引多今所未見之書其推闡名理亦往往精鑿謂之駁雜則可要不能不謂之博奥也

按經義攷補正曰王愼中曰白華之菅菅其名而白華其詞也乃立白華一名而釋之由箋有白華於野之文而誤不思毛傳巳明也丁杰以爲白華卽菅之名陸氏不誤王氏駁之非是又曰蒲盧之爲野蜂則不當爲草乃兩立其名而兩引中庸之文又以爲埤雅釋草本謂蜂名蒲蒲名果蠃象於蜂其兩引中庸皆指蜂言王氏駁之失其語意又爾雅豕在釋獸不在釋畜埤雅但有釋獸無釋畜豝豕豚三物聯釋不誤王氏亦駁之非是

牛氏衷埤雅廣要

經義考四十卷

存

衷自序曰宋開國公陸丞相佃於爾雅廣雅之後復旁搜冥索以埤翼之吾蕃賢王論思之暇嘗進覽焉惜夫敘述之次尾天文而首羣品伍鳳鳥而躋微類未惬於中乃條示卷帙所宜增物類所宜補命臣衷輯之而衷介冑之末非能文者且不敢辭謹因佃文之舊二十卷增摭羣書所載復成二十卷合而名之曰埤雅廣要閱數年繕完進呈復命翰學吳從政嚴加披勘釋以音注而梓行之以廣其傳焉天順元年歲次丁丑端月上元吉日

陳懿典曰埤雅二十卷宋陸丞相佃撰述於熙寧元豐間以上之神宗初進說魚說木二篇後廣爲物性門類積久而成埤雅其廣要增至四十卷則皇明天順中蜀府護衛千戶牛衷奉賢王令而推廣之者也

浙江采集書錄曰埤雅本宋陸佃撰載蟲魚鳥獸草木名物終以釋天陳振孫謂其于物性精詳援引甚博今本爲明牛衷因陸書而增廣之者

按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埤雅廣要作四十二卷注云不知誰人今據經義考著錄

鄭氏奎金五雅

十卷

存

汪師韓韓門綴學曰古以爾雅爲小學𥘅注未有以前不讀爾雅不能解經也勝國時吾鄉郎公在（奎金）取小爾雅廣雅逸雅（即釋名）埤雅四種合爾雅刊行謂之五雅竊謂此四者中惟廣雅可繼爾雅元魏孝文帝太和中（太和當宋文帝元嘉時）博士張揖（字稚讓漢書敘例注云揖清河人一云河間人）采蒼雅遺文爲書凡不在爾雅者著于篇其篇目皆依爾雅是以謂之廣也隋曹憲作訓注分爲十卷（見舊唐書曹憲傳）書避煬帝諱改名博雅其後曹注亡失但存音三卷見館閣書目今世所傳者書分十卷而音釋雜見各卷有音無注（張揖有表今本亦無）不知其爲揖本書耶

抑寔所謂爾雅者耶揖又注司馬相如傳顏師古漢書注所引凡一百四十餘條小爾雅雖見漢志舊唐書以爲李軌誤核其實乃從孔叢子內鈔出文選注稱爲小雅他書無同者若劉熙釋名未聞又名逸雅此名不知起自何人釋名有序今亦無其書多取諧聲不無臆度附會未必盡合本訓也陸農師佃山陰人埤雅本名物性門類其未作此書之前先有爾雅新義二書多用王荆公字說以此不爲學者所貴殘與王元澤爾雅同譏矣王雱乃荆公之子而謂可以追配周公子夏之唱和哉顧農師雖受經于荆公其應舉入京多有諫諍荆公乃不復咨以政事歷哲宗徽宗仕至尚書佐丞平生行誼卓然不可以其用

字說而并薄其人也（余見宋板埤雅前有其子陸宰序文又自總目外每卷前各有目次）書之近爾雅者漢則揚雄方言史游急就章（顏師古注）許慎說文解字唐則陸德明經典釋文宋則郭忠恕佩觿皆現今所有並有功學林若李商隱之蜀爾雅劉溫潤之羌爾雅特以爾雅爲名耳近代則方以智通雅爲博洽爾雅釋經通雅釋史雖所釋不止于史而史爲多惟所引書往往不著書名是其短耳宋程端蒙作小學字訓朱子以大爾雅稱之（朱子曰字訓甚佳言語雖不多却是一部大爾雅也）惟所釋乃仁義道德之字與爾雅體例不同宋末王柏著大爾雅六義字原見柏本傳而書未之見其存否不可知矣

程氏端蒙大爾雅 新安文獻志作小學字訓一作性理字訓

經義考五卷

存

朱子語類曰小學字訓甚佳言語雖不多卻是一部

大爾雅

陳櫟曰鄱陽程蒙齋撰小學字說朱子目以大爾雅

然止三千字

董氏夢程大爾雅通釋

經義考

未見

陳櫟曰蒙齋同邑董介軒嘗爲注釋

沈氏增廣大爾雅

經義考

未見

陳櫟曰沈毅齋以程訓未備增廣之

程氏達原增廣字訓

見程敏政新安文獻志

存

程元鳳題云晦菴述近思錄首列陰陽變化性命之說或疑非始學者之事東萊曰特使知之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而於講學之方躬行之實具有科級今觀宗人達原所輯字訓葢所謂知其名義者也學貴

乎名義知之而止邪讀之者必於講學躬行之際加之意庶幾非苟知之

陳櫟曰吾邑程敏菴以爲未備合程沈所訓又增廣焉

陳氏櫟字訓注釋

千頃堂書目一卷

存

櫟自跋云番陽程棠齋小學字訓朱子目以大爾雅然止三千字棠齋同邑董介軒嘗爲注釋沈毅齋以程訓未備增廣之吾邑程敏菴猶以爲未備合程沈所訓又增廣焉其條百八十餘且自加注釋愚嘗謂

幼學未可貪多能熟大爾雅而通之此進聖途第一步由此漸進始可久嶶菴視介軒所釋精深初學恐未易及舊據管見釋之一是以明白爲貴使童習者一見了然其於性理入門不爲無助雖有傳者未廣也延祐乙巳春介軒從子季眞來見謂閩之松峰瑑君字訓至嶶菴而大備惜未之見乎因盡出之相與篝燈細玩信其爲宇宙間精妙之書季眞謀會梓板行此意甚佳遂舉以授之又聞之吾友黃求心行與嶶菴初刊之臨汝時無吳竹洲論說其孫刊之家塾始自增入耶今所授本也其說甚少亦無所悖姑仍其舊觀者宜知之云

程敏政跋曰故定宇先生陳公爲吾鄉大儒號朱子世適學乃不爲空言凡著述要必有補於道其大者多已行世矣若小學訓詁亦其一焉字訓本蒙齋程氏著蒙齋之先亦出新安從德興蓋朱門高弟而此編則嘗見錄于朱子以爲大爾雅者故先生芟舊註之蕪雜而加精約焉以惠來學惜乎刻本久而刓先生族孫曰棨曰驁並爲儒學生鳩族人重刻之

王氏柏大爾雅

經義考一卷

佚

朱氏升小學旁注

見新安文獻志

存

新安文獻志曰朱升字永升休寧人後徙居歙元至正甲申登鄉進士第授池州路儒學正入明授翰林侍講學士自幼爲學卽以列聖傳心爲主踐履致用爲工上窮道體幽探元化謂聖人精義入神之功或寄于百家衆技之末是以一事一物莫不旁搜曲探沿流泝原謂濂洛既興考亭繼作而道學大明于世然後學者往往循途守轍不復致思其已明者既不求其眞知而未明者遂謂卒不可知豈前賢所深望於後人者哉加以詞華浮靡之習蕩其中科舉利祿

之心誘於外是以聖學明而實晦飄流忘返慨然思所以救之於是考六書之源究制作之始以得名言之義味詞助之旨以暢指趣之歸而聖賢之心見於方冊者始可得而見然後傍參之以傳注之文究極乎濂洛之說熟玩乎其所以明而深究乎其所未明嘗曰先儒傳注之意所以求經之明也而近世舉業往往混誦經注既不能體味乎傳注而返斷裂其經文使之血脈不通首尾不應知味樂臺何所自乎於始作諸旁注離而觀之則逐字爲訓合而誦之則文義成章綱提目舉一覽可知其有訓而未類疑而未安者必窮研極慮不合乎聖經不止也嘗曰旁注之

作也知其麤者以爲小學訓詁之入門悟其妙者知爲研精造道之要法平生之所以有得於聖經之蘊者以此此學道之大槩也著有小學旁注

朱氏睦㮮訓林

明志十二卷

未見

明史諸王傳曰鎮國中尉睦㮮字灌甫鎮平王諸孫幼端頴郡人李夢陽奇之及長被服儒素覃精經學從河洛間宿儒游年二十通五經尤邃於易春秋謂本朝經學一稟宋儒古人經解殘闕放失乃訪求海內通儒繕寫藏弆若李鼎祚易解張洽春秋傳皆叙

而傳之呂柟嘗與論易歎服而去益訪購古書圖籍得江都葛氏章邱李氏書萬卷丹鉛歷然論者以方漢之劉向築室東坡延招學者通懷好士而內行修潔萬歷五年舉文行卓異爲周藩宗正領宗學約宗生以三六九日午前講易詩書午後講春秋禮記雖盛暑不輟所譔有五經稽疑六卷授經圖傳四卷韻譜五卷

朱氏 謀㙔 駢雅

明志七卷

存

明史諸王傳曰寧獻王權曾孫鎮國中尉謀㙔三世

皆端謹自好而謀墇尤貫串羣籍通曉朝廷典故諸王子孫好學敎行自周藩中尉睦㮮而外莫及謀墇者典藩政三十年宗人咸就約束暇則閉戶讀書著易象通詩故春秋戴記魯論箋及他書凡百十有種皆手自繕寫

謀墇自序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自六經已然君子不病夫足文之言而惟枝葉無當之辭是辟也試觀盤誥雅頌厥亦選類而挹嘖矣今去商周三千餘禩其雕章畫羽方言殊訓與夫制事錫名豈不淵且博哉畸文隻句獨得詁之頡籀家書乃聯二爲一駢異而同析之則秦越合之則肝膽古故無其編焉非藝

事一大歎哉暇日檢諸解詁排纂散出之文經子史流稗官勝說罔不搜括條貫依爾雅廣雅之義作斠雅七卷所見異辭所傳寫異辭皆不刪廢要使夏五郭公之例存焉爾若夫耳目所不及接或幽僻放軼所未讀儻亦俟夫博識君子紹而充之則予敢以筆路驅乎哉其固陋也惡乎辭

孫開序曰昔者周公作雅南幽頌之詩其辭典則其義奧𣶒其用物也宏其取材也古世人莫之解也其徒作爾雅以釋之則爾雅者固學詩之律筏也夫賦者古詩之流也屈原離騷思鬱以幽文奇以䀼驚采絕艷蔚爲詞賦之宗自後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張衡

左思之徒皆博雅君子其所爲賦罔不醞釀古今錯綜名物以文被貫度宮中商麗句偉辭駱驛奔會覽之者五色眩爛若登太廟而彝鼎錯陳若入武庫而戈鋋森列若步昆崙之墟璆琳琅玕無不有也蓋涉之莫窮其源遡之莫測其本始故知雅道至淵宏哉六朝以來此義泯泯雖間有緣情體物之作而見聞既狹興寄益微近代綴文之士稍厭薄之更復專務盧恢殫緩其辭僻怪其字懸抗附贅余無譏焉信矣好古之難也豫章宗侯鬱儀者今之振奇人也慨風雅陵遲詞賦寢頓冥搜古昔旁采方謠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於凡駢偶之語宏侈之辭靡不該而存之體

倣爾雅作駢雅七卷箴縷綜綜攕揳晛鬬璧合珠聯
煇煌炳煥自是之後作賦者有所取裁矣雅道庶可
興哉善乎王通氏之言曰詩者人之性情也性情安
可無乎夫世不能廢詩又何可無賦則爾雅駢雅當
並傳天壤間亦千古作者之林也
四庫全書提要曰此書皆制取古書文句典奥者依
爾雅體例分章訓釋自釋古釋訓以至蟲魚鳥獸凡
二十篇其說以爲聯二爲一駢異爲同故名曰駢雅
諆埠淹遍典籍其一齋書目所載往往爲諸家所未
窺故徵引詳博頗具條理非鄉塾陋儒捃拾殘剩者
可比中間如藻井乃屋上方井刻爲藻文西京賦注

引風俗通訓義甚明而謀埠以爲刻扉之屬改易舊文殊爲未確又謂都御史爲大司憲詹事爲端尹乃沭俗之稱亦乏典據至如釋天內之歲陽月名釋地內之五邱四荒太平太蒙丹穴空桐之類皆爾雅所已具更爲複引尤病宂蕪然奇文僻字搜輯頗多擷其膏腴於詞章要不爲無補也

羅氏曰褧雅餘

明志八卷

未見

張氏萱彙雅

明志二十卷

存

廣東通志曰張萱博羅人郎中

萱自題曰余爲字觽計非十年不敢出然一出當令古今字書皆廢

盧文弨書後曰考明史藝文志此書尚有後編今此特前編耳有吳郡趙頤光家經籍八字印頤光郎宦光字凡夫乃著說文長箋者此書有硃壘字皆其筆也末復篆十二字巳酉三月二十二下春天階館閱書刻於明神廟之三十四年歲在乙巳巳酉卽其後四年耳萱好大言其題辭云余爲字觽計非十年不敢出然一出當令古今字書皆廢凡夫題其上云果

可廢則吾書亦廢矣快哉快哉其然豈然案凡夫之爲長箋亦自矜詡而顧寧人頗抉摘其紕謬古人所以有目睫之論也通篇俱有句讀標識則本朝康熙辛酉歲常熟許玉森所加也有數字識卷末

張氏萱彙雅後編

明志二十卷四庫全書目作續編二十八卷

存

萱自序曰余既爲彙雅編二十卷行于世而陸佃埤雅羅願爾雅翼與前編體裁不同故復合陸羅二雅爲此復采摭其所遺者葺而補之自爲一篇以綴二公各篇之後

四庫全書提要曰萱字孟奇博羅人萬曆壬午舉人由中書舍人官至戶部郎中此書每篇皆列爾雅次以小爾雅方言之屬下載注疏附以萱所自釋亦頗有發明然如釋詁薦延誘薦餤晉寅藎進也郭注寅未詳藎於他註義未詳者無所證據而晉之爲進人皆解者乃反詳之殊失體要又若釋詁祂祖也萱釋之曰祂遠祖也親在高曾之上危矣此義尤爲未安蓋明人不尙確據而好作新論其流弊往往如此也續編二十八卷則皆割裂陸佃埤雅羅願爾雅翼合爲一集每條以佃願之名別之惟第一卷說鳳一門有一條題張萱曰爲所自釋耳蓋未成之本後人

不察而誤刊之陸氏羅氏原書具在亦安用此鈔胥爲哉是尤畫蛇之足矣

方氏以智通雅

千頃堂書目五十二卷

存

江南通志曰方以智字密之桐城人明崇禎庚辰進士官翰林檢討晚游方外旅病萬安臨終猶與弟子講業論道不輟生平博極羣書所著有周易圖象𦶜雪錄等書凡數十種

以智自序曰函雅故通古今此鼓篋之必有事也不安其藝不能樂業不通古今何以協蓺相傳詎曰訓

詁小學可弁髦乎理其理事其事時其時開而辯名當物未有離乎聲音文字而可舉以正告者也爾雅之始於釋詁而統當名物也十三經從之博而約哉自篆而楷也聲而韻也義而釋也三蒼五雅注疏字說金石古文日以孳然匡庸嗜奇一襲一臆兩皆不免洽加辯駁愈成紕繆學者紛拏何所適從今以經史爲槩遍覽所及輒爲要刪古今聚訟爲徵攷而決之期於通達免狗拘鄙之誤又免爲奇僻所惑不揣愚瑣名曰通雅雖挂一漏萬肰從今以往各出所核歲月甚長備物致用采獲省力謭亦汲古者所樂遊之苑囿也辛巳夏日

又曰學惟古訓博乃能約當其博卽有約者通之博學不能觀古今之通又不能疑焉貴書簏乎古有博於文畫者博於象數者典制者箋詁者詞章者名物者隱怪者經史旣別各有專家小學原流忽爲細故上下古今數千年文字屢變音亦屢變學者相沿不考所稱音義傳訛而已上古𦕈矣漢承秦焚儒以臆決至鄭許輩起似爲犁然後世因以爲典故聞道者自立門庭糟魄文字不復及此其能曼詞者又以其一得管見洸洋自恣逃之虛空何便於此考究根極之士乃錯錯然元木不已苦乎摭實之病固自不一屬書贍給但取獺獵訓故專已多半傳會其以博自

謏者造異志怪學子横子年且不逮豈許差肩曼倩茂先問乎反不若君道致能草木狀庾翁志爲足佐景純元恪有裨多識矣宋之編考夾漈頗有所見馬章次之伯厚次之金石則比輯於歐趙呂王而原父子固彥遠長睿辯考爲力朱子每慕六一而於存中忝之襍說亦無不留心也洪武初劉宋之根極瑯山荆川之編彙潛谷本淸之圖纂皆冒大畧少有是正子元仁寶瑣記之陸文裕于文定時有一端京山若有所窺矣支與流裔未委悉也李大泌阮霧靈可謂強記李屬方子諫補韻會其疎畧猶之直翁無大發明也新都最博而尚取辟異實未會通張東莞學新

都竊取尤多領南之九成子行也澹園有功新都而
晦伯元美元瑞駁之不遺餘力以今論之當駁者多
不能駁駁又不盡當然因前人備列以貽後人因以
起疑因以旁徵其功豈可沒哉今日之合而辯正也
固諸公之所望也壬午夏又記

姚文燮序曰詩有四始雅居其二周公詁詩爰作爾
雅太史公敘黃帝以來之書擇其言尤雅馴者著為
史記雅之於文尙已傳記宣聖雅言注稱恒言然則
言非聖人所恒言卽謂之不經語之俚語語之近于
俚者聖人絕口不道可知也吾嘗疑上古無俚語上
古之俚語皆雅言也有如殷之盤庚諸誥諄諄訓民

遷都此即今之曉諭耳其文詰曲聱牙後世博士家窮年咕嗶尙未盡通其義當時閭巷編氓何以一見而卽曉然於上指也則盤庚之文句後世以爲艱奧必當時所爲淺近通俗者矣司馬長卿作賦奇麗沉博讀者倉卒不知其意思所在吾不知武帝誦之何以飄飄有凌雲意也大抵漢去古未遠其發言蘊籍之深字句之奧風尙以然上至人主下逮細民皆習之以爲邇談是故一聞卽悟所謂古人之俗語爲雅言是也後世風氣淺薄文字隨之方言里諺漸染卽久習而便之而於典謨載籍之文少所見多所怪反視爲古文奇字非訓詁不通俗學日深雅道日蕪可

勝歎哉吾鄉方密之先生天資絶世讀書十行俱下
又好學覃思自童迄白首手不釋卷每有所得輒登
諸油素聞之西頑道人曰自先生未通籍即有通雅
一書書成三十餘秊矣凡天人經制之學無所不該
其大指尤在乎辨點畫審音義因而攷方域之異同
訂古今之疑譌有畫具而音訛有音存而字謬有一
字而各音不等有一音而數義以分引據古文旁稽
諺俗博而通之總之不離乎雅者近是先生生平著
作等身今一旦盡棄之而講出世之學豈欲復以故
紙問世乎然此三十秊之心力所以嘉惠後學無窮
雖先生之土苴實後學之津梁也爰謀資付梓用公

海內讀是書者儒能探賾以覩其通矯俗以歸諸雅卽文章風氣古道復興則先生之功當不在禹下矣

康熙丙午夏日

錢澄之序曰往予與愚道人同學時竊見其帳中恒有祕書不以示人閒掩而遽閱之則其所手鈔成帙者也凡生平交師所詰目所涉獵苟有可紀者無不悉載卽一字之疑一音之訛一畫之舛亦必詳稽博考以求其至是人言道人平生手不釋卷撚管處指爲之胼要其三十年心血盡在此一書矣書成名曰通雅猶之鄭樵之爲通志馬端臨之爲通考以言乎無所不該也予嘗謂道人曰吾人讀書觀大義而已

若夫研陰陽之理窮天人之故考政事之得失辨學術之異同以及古今制度之異宜中外風土之殊俗如子所載者吾以盡心焉至於器數之末詁釋之煩點畫之細世之有竄何博物之徒子何以役志爲道人曰嘻吾於此疑有夙習焉吾小時即好爲之吾與方伎遊即欲通其藝也遇物欲知其名也物理無可疑者吾疑之而必欲深求其故也以至於頹牆敗壁之上有一字焉吾未之經見則必詳其音義攷其原本既悉矣而後釋然于吾心故吾三十年間吾目之所觸耳之所感無不足以恣其探索而供其載記吾葢樂此而不知疲也今道人既出世矣然猶不肯廢

書獨其所著書好作禪語而會通以莊易之旨學者驟讀之多不可解而道人直欲以之導世若所謂通雅已故紙視之矣姚子曰通雅者道人今日之唾棄而昔日之祕藏也既久祕而不章今又棄焉將此三十年心血付之流水乎且天下聞道人之風而欲學其學者甚衆今不以此書示人而徒使惘惘慰督於不可解之書豈其導世之本意乎吾梓焉夫藐姑射之神人其塵垢糠粃猶將陶鑄堯舜茲集固道人之糠粃乎而姚子樂得而傳之吾知其所陶鑄者廣矣

全祖望經史問荅曰問陶山存齋其於爾雅為巨子近世浮山堂通雅以視二先生不知何如荅曰藥地

不能審別僞書故所引多無稽且其通雅門例亦非
接二家之派者
四庫全書提要曰是書皆考證名物象數訓詁音聲首三卷分五子目曰音義雜論曰讀書類畧曰小學大畧曰詩說曰文章薪火皆不入卷數書中分四十四門曰疑始專論古篆古音凡二卷曰釋詁分綴集古儁謰語重言四子目凡七卷曰天文分釋天歷測陰陽月令農時五子目凡二卷曰地輿分方域水注地名異音九州建都者釋地五子目凡五卷曰身體曰稱謂各一卷曰姓名分姓氏人名同姓名鬼神四子目凡二卷曰官制分仕進爵祿文職武職兵政五

子目凡四卷曰事制分田賦貨賄刑法三子目凡二卷曰禮儀曰樂曲樂舞附以樂器共三卷曰器用分書札碑帖金石書法裝潢紙筆墨研印章古器雜器鹵薄戎器車類戲具十三子目凡五卷曰衣服分絲服佩飾布帛彩色四子目凡二卷曰宮室曰飲食曰算數各一卷曰植物分草竹葦木穀蔬四子目凡三卷曰動物分鳥獸蟲三子目凡三卷曰金石曰諺原曰切韻聲原曰脈考曰古方解各一卷明之中葉以博洽著者稱楊慎而陳耀文起而與爭然慎好講說以售欺耀文好蔓引以求勝次則焦竑亦喜考證而習與李贄游動輒牽綴佛書傷於蕪雜惟以智崛起

崇禎中考據精核迥出其上風氣旣開國初顧炎武閻若璩朱彛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掃懸揣之空談雖其中千慮一失或所不免而窮原遡委詞必有徵在明代考證家中可謂卓然獨立矣

胡度按通雅與張君書曰大著通雅刊誤補遺以舊稿訂正今本詳密周至用力甚勤吾鄉文學之派肇自齊蓉川而方氏最盛本菴先生先孝子公高第弟子也以講學世其家至密之先生其學益閎通淹疋明代以博洽稱者若楊升菴焦弱侯皆不逮先生遠甚先生之辨證皆義也曰是正古文必兼他證乃明又曰畯定前人必不敢以無證妄說先生之論學如

是是足以救惑私臆決之失與閻顧諸君導學者以廣路矣通雅於天人萬物之故無不包備僕少時即喜通之顧書中所稱引不盡載書名援舉古人其字號官地隨處異稱不盡載名姓讀者往往瞀惑僕嘗以所知者疏釋於旁歲久漸多將作疏證一書附通雅以行然奔走四方心力未能暇也先生爲先妣孺人之曾祖則攷訂是書實僕之責獨不知終能有成否耳書中誤字亦嘗畧校之尊著同者不錄其異者凡三百餘事條具左方

唐氏 達 爾雅補

經義攷

未見

王氏言連文釋義

四庫全書目一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言字慎旃仁和人是編凡二字連文及一文而兼兩義與兩字各爲一義者均分別訓釋鼇爲十門詞頗淺近蓋爲課蒙而作視方以智通雅所載相去遠矣

吳氏玉搢別雅

四庫全書目五卷

存

王家貢序曰吾友吳山夫集經籍史傳中字形錯互音義各別疑於傳譌承謬者會萃而訂之因爲推闡義類各疏其所以通同轉假之故皆有徵據名別字五卷洵六經子史之津逮也予以其體似爾雅釋訓釋詁因爲易其名曰別雅夫六書之作點畫聲音悉有妙理昌黎云凡爲文辭宜畧識字予謂字有原委原不淸則魚虎同訛烏焉不別其弊瞀委不晰則專已守殘少見多怪其弊陋字之原若三蒼爾雅說文字林諸書可得其大端矣欲竟其委則古無成書間見於釋文注疏及諸字書韻書中者率畧而不詳或直云古今通用而不明言其故讀者亦復不求甚解

相與胡盧鶻突而已宜其轉喉多戾移步即躓也山夫於古今篆籀分隸諸體窮年考校其所著六經部敘考及正字通正茴爲髮櫛若金科玉律一點一畫斷然不可移易而此書則又大開通同轉假之門泛濫浩博幾疑天下無字不可通用而實則蛛絲馬跡原原本本其在古書學者特未肯究心及此耳昔周公作爾雅爲解經之管籥繼此有小爾雅逸雅廣雅埤雅讀者與爾雅並稱爲五雅然皆經史中正體非獨詳於別字者山夫別雅出可增五爲六極轉假通同之變矣顧予恐索解人不易得也夫嗜奇之士莫索怪字綴緝成文章鉤句棘橋盡天下之舌而不學

無識弄麐伏獵之輩且籍是書爲口實謂天下無不可通之字則又作者所大懼也太史公謂書闕有閒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不可爲淺見寡聞者道讀是書者以之疏瀹靈府廣其見聞埤得通知古今文字分合同異之由六經子史不必音釋箋注無不了然於心口之閒則是山夫所厚望於吾黨耳予因述之以弁於其書之首

四庫全書提要曰吳玉搢字山夫山陽人廪貢生官鳳陽府訓導是書取字體之假借通用者依韻編之各注所出而爲之辨證於考古深爲有功惟是古人用字有同聲假借有轉音變異有別體重文同聲轉

音均宜入之此書至於郊鄭一作岐豊之類則郊乃岐之本字說文明云郊一作岐實屬重文偶然別體說文玉篇以後累千盈百何可勝收未免自亂其例又徵引雖博而挂漏亦夥卽以開卷東冬二韻覈之若大戴禮一室而有四戶八牕牕卽窗楚辭九歎登逢龍而下隕兮注古本逢作逢荀子榮辱篇引詩下國駿蒙注今詩作駿厖莊子盜跖篇士皆蓬頭突鬢注蓬本作鏠吳越春秋吳王壽夢傳史公子盞餘燭傭注左傳傭作庸史記秦始皇本紀秦王爲人蜂準徐廣曰蜂一作隆黿策傳雄渠蠭門姓新序有熊渠子漢書古今人表鬼臾區師古注云卽鬼容區陳豐

師古注云卽陳鋒衛青傳青至龍城師古注云龍讀爲龍皆目前習見者乃佚而不載則推之儀禮之古文周禮之故書及漢人箋注某讀作某之類一一攷之所漏多矣然就所徵引足以通古籍之異同疏後學之疑滯猶可以攷見漢魏以前聲音文字之槩是固小學之資糧藝林之津筏非俗儒剽竊之書所能彷彿也

小學考卷六終

男 學棨 學垌 挍字

小學考卷七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縣謝啓昆編

訓詁五

楚晉事名

篇見晉書

佚

晉書束晳傳曰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

揚氏雄方言

隋志十三卷

存

崇文總目曰漢揚雄子雲譔晉郭璞注今世所傳文或繆缺與先儒所引時有差云

晁公武讀書志曰雄齋素油問上計孝廉異語悉集之題其首曰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寻傳本於蜀中後用國子監刊行本校之多所是正具疑者兩存之然監本以秋爲候以孁爲更引傳糊其口於四方作糊寻口未必盡得也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首題輶軒使者絕代語末載答劉歆書具詳著書本末其略云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衞卒會者常抱三寸弱翰齎素油四尺以問其異

語歸卽以鉛摘次之於槧葛洪西京雜記言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槧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之語蓋本雄書所云也洪邁容齋隨筆曰今世所傳楊子雲輶軒使者絕域語釋別國方言凡十三卷郭璞序而解之其末又有漢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從取方言及雄答書以予攷之殆非也雄自序所爲文漢史本傳但云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蒼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雄平生所爲文盡於是矣初無所謂方言漢藝文志小學有訓纂一篇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篇注云太元十九

法言十三樂四箴二雜賦有雄賦十二篇亦不載方言觀其答劉子駿書稱蜀人嚴君平按君平本姓莊漢顯宗諱莊改曰嚴法言所稱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吾珍莊也皆本字何獨至此書而曰嚴又子駿只從之求書而答曰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則縊死以從命也何至是哉旣云成帝時子駿與雄書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反覆牴牾又書稱汝潁之間先漢人無此語也必漢魏之際好事者爲之云

王楙野客叢書曰漢書揚雄傳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奏甘泉賦僕考方言雄答劉歆書曰雄始草文先

作縣邸銘王佴頌階闥銘及成都城四堣銘蜀人有揚莊者爲郎誦之於成帝成帝好之以爲似相如遂以此得外見乃知客者揚莊薦雄文者縣邸銘等以爲似相如者帝驚之語非客所薦之詞乃方言序云雄爲郎一歲作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及天下上計孝廉雄問異語記十五卷積二十七年漢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從取方言僕以歆雄二書與傳考之取方言乃哀帝非帝驚也不然歆書何以稱帝驚諡何以言先君云云雄書何以及太元經邪

郭氏璞方言注

十三卷

存

晉書郭璞傳曰璞好古文奇字注釋爾雅別爲音義圖譜又著三倉方言皆傳于世

璞自序曰蓋聞方言之作出乎輶軒之使所以巡遊萬國采覽異言車軌之所交人迹之所蹈靡不畢載以爲奏籍周秦之季其業隳廢莫有存者暨乎揚生沈淡其志歷載構綴乃就斯文是以三五之篇著而獨鑒之功顯故可不出戶庭而坐照四表不勞疇咨而物采能名考九服之逸言摽六代之絕語類離詞之指韻明乖途而同致辨章風謠而區分曲通萬殊而不雜眞洽見之奇書不刊之硯記也余少玩雅訓

旁味方言復爲之解觕事廣之演其末及摘其譌漏庶以燕石之珍補碔玞之瑕俾後之贍涉者可以廣聽多聞爾

李孟傳後序曰西漢氏古書之全者如鹽鐵論揚子雲方言其存蓋無幾鹽鐵論前輩每恨其文章不稱漢氏惟方言之書最奇古孟傳頃聞之曾文淸公嘗以三詩答呂治先有云傷心昨夜杯中物不對王郎對影斟紫微呂居仁次韻云書來肯際銅魚使記我今年病不斟自注云出子雲方言今所在鏤板輒誤作病不禁此書世所有而無與是正知好之者少也山谷詩云追隨富貴勞牽尾乃用太元經語紹興初

胡少汲洪玉父李文若諸人校黃詩刊本乃誤作榮牽自此他本遂承誤𩀱蓍著三字文人多愛之亦或鮮記其出于太元大抵子雲精于小學且多見先秦古書故方言多識奇字太元多有奇語然其用之亦各有宜子雲諸賦多古字至法言劇秦所用則無幾古人文章蓋莫不然西漢一書唯相如子雲等諸賦韓退之文唯曹成王碑柳子厚自𪜶詞晉問等他皆不用古字本朝歐文忠王荆公蘇長公曾南豐諸宗工文章照映今古亦不多用古字非以謂古文奇字聲形之學雖在所當講而文律之妙則不耑在是若有意用之或反累正氣也邪學者要知所以用之當

其可則盡善耳今方言自蜀本外不多見每惜其未廣予來官尋陽有以大字本見示者因刊置郡齋而附以所聞一二蓋惜前輩之言久或不傳也慶元庚申仲春

按孟傳字文授會稽上虞人父光謚莊簡父子皆宋名臣宋史有傳而孟傳有兩傳一見卷三百六十三一見卷四百一前畧後詳訛作孟傳又按王應麟困學記聞云方言斟益也凡病少愈而加劇謂之不斟呂居人答曾吉父詩記我今年病不斟蓋用此而不知者改爲不禁與孟傳敘所言同

朱質䟦曰漢儒訓詁之學惟謹而揚子雲尤爲洽聞葢一物不知君子所耻博學詳說將以反約凡其辨名物析度數研精覃思毫釐必計下而五方之音殊俗之語莫不推尋其故而旁通其義非徒猥瑣拘泥而爲是弗憚煩也世之學者忽近而慕遠舍實而徇名高談性命過自賢聖視訓詁諸書往往束之高閣葢亦思夫周官太平之典其道甚大百物不廢雖醫卜方技纖悉畢載聖門學詩不獨取其可興可觀可羣可怨而鳥獸草木之名亦貴多識本末精粗並行而不相悖故漢儒尊經重古純愨有守之風類非後人所能企及子雲博極羣書于小學奇字無不通且

遠采諸國以爲方言誠足備爾雅之遺聞乎時所以
用力于此深矣世之好之者盡鮮前太守尙書郞李
公一日語余苦無善本質偶得諸相識字畫落落可
觀因以告而鋟之木輒并附管見云慶元庚申重午
日
錢曾敏求記曰方言十三卷從宋本手影舊鈔也二
卷中吳有館娃之宮秦有榛娥之臺俗本脫去秦有
二字馮巳蒼嘗笑曰并榛娥而吳之矣劉子駿從子
雲取方言入籙貢之縣官子雲答書君必欲脅之以
威凌之以武則縊死以從命古人矜重著述如此千
載而下猶爲穆然起敬也

四庫全書提要曰舊本題漢揚雄譔晉郭璞注考晉書郭璞傳有注方言之文而漢書揚雄傳備列所著之書不及方言一字藝文志亦惟小學有雄訓纂一篇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篇注云太元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雜賦有雄賦十二篇皆無方言東漢一百九十年中亦無稱雄作方言者至漢末應劭風俗通義序始稱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祕室及嬴氏之亡遺棄脫漏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閭翁儒才有梗概之法揚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又劭注漢書亦

引揚雄方言一條是稱雄作方言實自劭始魏晉以後諸儒傳相沿述皆無異詞惟宋洪邁容齋隨筆始考證漢書斷非雄作然邁所摘劉歆與雄往返書中既稱在成帝時不應稱孝成皇帝一條及東漢明帝始諱莊不應西漢之末即稱莊遵為嚴君平一條則未深中其要領考書首成帝時云云乃後人題下標注之文傳寫舛譌致與書連為一實非歆之本詞文義尚黯然可辨書中載揚莊之名不作嚴字實未嘗預為明帝諱其嚴君平字或後人傳寫追改亦未可知皆不足斷是書之偽惟後漢許慎說文解字多引雄說而其文皆不見於方言又慎所注字義與今方

言相同者不一而足而皆不標揚雄方言字知當愼之時此書尚不名方言亦尚不以方言爲雄作故馬鄭諸儒未嘗稱述至東漢之末應劭始有是說魏孫炎注爾雅莫貈螳蠰蜱字晉杜預注左傳授師孑焉句始遞相徵引治及東晉郭璞遂注其書後儒稱揚雄方言蓋由於是然劭序稱方言九千字而今本乃一萬一千九百餘字則字數較原本幾溢三千雄與劉歆往返書皆稱方言十五卷郭璞序亦稱三五之篇而隋志唐志乃茲載揚雄方言十三卷與今本同則卷數較原本闕其二均爲牴牾不合考雄答歆書稱語言或交錯相方復論思詳悉集之如可寬假延

期必不收行愛云云疑雄本有此未成之書歆借觀而未得故七略不載漢志亦不著錄後或侯芭之流收其殘藁私相傳述閱時既久不免於輾轉附益如徐鉉之增說文故字多於前厥後博其學者以漢志無方言之名恐滋疑竇而小學家有別字十三篇不著撰人名氏可以假借影附證其實出於雄遂併爲一十三卷以就其數故卷減於昔歟反覆推求其眞僞皆無顯據姑從舊本仍題雄名亦疑以傳疑之義也雄及劉歆二書據李善文選注引懸諸日月不刊之書句已稱方言則自隋唐以來原附卷末今亦仍之其書世有刊本然文字古奧訓義深隱校讐者猝

不易詳故斷爛譌脫幾不可讀錢曾讀書敏求記嘗據宋槧駁正其誤然曾家宋槧今亦不傳惟永樂大典所收猶爲完善檢其中秦有椺娥之臺一條與錢曾所舉相符知即從宋本錄入今取與近本相校始知明人妄行改竄顛倒錯落全失其初不止錢曾所舉之一處是書雖存而實亡不可不亟爲釐正謹參互考訂凡改正二百八十一字刪衍文十七字補脫文二十七字神明煥然頓還舊觀併逐條援引諸書一一疏通證明具列案語庶小學訓詁之傳尚可以具見崖略併以糾坊刻之謬俾無迷誤後來舊本題曰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其文完贅故諸家

援引及史志著錄皆省文謂之方言舊唐書經籍志則謂之別國方言實卽一書又容齋隨筆稱此書爲輶軒使者絕域語釋別國方言以代爲域其文獨異然諸本竝作絕代書中所載亦無絕域重譯之語洪邁所云蓋偶然誤記今不取其說焉

吳氏良輔方言釋音

通志一卷

佚

陳氏與郊方言類聚

四庫全書目四卷

存

浙江采集書錄曰方言類聚四卷明陳與郊編取子雲原本郭璞所注者復爲類次而增釋之凡十六門四庫全書提要曰是編取楊雄原本依爾雅篇目分爲釋詁釋言等十六門別爲編次使以類相聚如原本第三卷氓民也至㑌隨也數語移入卷首爲釋詁其原本卷首黨曉也兩節則列爲釋言反載於敦豐厖夰一節之後郭璞原註則總附每節後低一格以別之閒有雙行夾註爲與郊所考訂者僅略及音切字畫之異同而已

戴氏震方言疏證

十三卷

存

震自序曰案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十三卷漢楊雄譔晉郭璞注漢魏晉巳來凡引是書但稱方言者省文也雄采集之意詳見於答劉歆書考雄爲郎在成帝元延二年時雄年四十三漢書傳贊所謂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是也劉歆遺雄書求方言則當王莽天鳳三四年間未幾而雄卒答書內所謂二十七歲於今傳贊所謂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是也答書有云語言或交錯相反方復論思詳悉集之如可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然則方言終屬雄未成之作歆求之而不與故不得入錄班固次雄

傳及藝文志不知其有此王應劭集解漢書始見徵引稱楊雄方言其風俗通義序又取答書中語具詳本末而云方言凡九千字今計正文實萬一千九百餘字豈劭所見與郭璞所注傳本微有異同歟歆遺雄書曰屬聞子雲獨采集先代絕言異國殊語以為十五卷雄答書稱殊言十五卷郭璞序亦云三五之篇而隋經籍志方言十三卷舊唐書作別國方言十三卷其併十五為十三在璞注後隋已前矣許慎說文解字張揖廣雅多本方言而自成著不加所引用書名四庫館按方言序有云魏孫炎注爾雅莫貈螳螂蛑字引方言按叔然於釋詁耇老壽也下引方言云燕代北鄙謂耇為梨釋言覭姑也下引方言云楚鄭或謂疲憊為姑釋器金鏃翦羽謂之鍭下引

方言云關西曰翦江淮謂之錄釋蟲蚻蜻蜻下引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螓釋鳥鶌鳩鶻鵃下引方言云鶌鳩自關而東謂之戴勝舒鴈鵝下引方言云江東呼為鴚鵝也引書名可考者於郭注前共得六事魏書江式傳式上表曰臣六世祖瓊往晉之初與從父兄應元俱受學於衛覬古篆之法倉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並收善譽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杜預注左傳授師子焉曰楊雄方言子者戟也孔穎達疏云楊雄以爾雅釋古今之語作書擬之采異方之語謂之方言蓋是書漢末晉初乃盛行故應劭舉以為言而杜預以釋經江瓊世傳其學以至於式他如吳薛綜述二京解晉張載劉逵注三都賦晉灼注漢書張湛注列子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其子駰注史記及隋

曹憲唐陸德明孔穎達長孫訥言李善徐堅楊倞之
倫方言及注幾備見援據其後獨洪邁疑之謂雄所
爲文盡見於自序及漢志初無所謂方言則併傳贊
內自序二字結上所錄法言自序者未之審又未考
雄之文如諫不受單于朝書趙充國頌元后誄等篇
溢於雄傳及藝文志外者甚多而輕置訾議豈應劭
杜預晉灼及隋唐諸儒咸莫之考實邪常璩華陽國
志於林閭翁孺楊莊並云見楊子方言李善注文選
引張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亦直稱楊雄
方言曰可證歆雄遺答書附入方言卷末已久宋元
已來六書故訓不講故鮮能知其精覈加以譌舛相

承幾不可通今從永樂大典內得善本因廣搜羣籍之引用方言及注者交互參訂改正譌字二百八十一補脫字二十七刪衍字十七逐條詳證之庶幾漢人故訓之學猶存於是俾治經讀史博涉古文詞者得以考焉

盧氏文弨校正方言

十三卷

存

盧文弨序曰方言至今日而始有善本則吾友休寧戴太史東原氏之爲也義難通而有可通者通之有可證明者臚而列之正譌字二百八十一補脫二十

七刪衍字十七自宋以來諸刻洵無出其右者乾隆庚子余自京師得交歸安丁孝廉小雅氏始受其本讀之小雅於此書采獲裨益之功最多戴氏猶有不能盡載者因出其鈔集眾家校本凡三四細書密札戢孴行間或取名刺餘紙反覆書之其已聯綴者如百納衣其散庋書內者紛紛如落葉勤亦至矣以余爲尚能讀此書也悉舉以畀余余因以考戴氏之書覺其當增正者尚有也劉歆求方言入錄子雲不與故藝文志無之乃班氏於雄本傳舉其所著書亦闕方言世不能無疑考常璩華陽國志載雄書凡太玄法言訓纂州箴反離騷皆與傳同而不及四賦乃云

典莫正於爾雅作方言此最爲明證應劭而下稱引
日益多而是書遂大著其卷數則歆書中云十五卷
郭景純序亦云三五之篇隋唐以下志皆云十三卷
并合與遺脫不可知然定在郭注之後宋志又云十
四卷當因劉歆書與雄答書尚附在簡末者亦别爲
卷而并數之也雄識古文奇字嘗作訓纂篇今不傳
趙宋時書學生亦令習方言中字其傳授必有自如
㝐㱡莽脊僂譽之類凡舊所傳本皆然考之漢隸亦
有證據正不必執說文之體以盡易之又其中有錯
簡兩條亦尚有字當在上條之末而誤置下條之首
及不當連而連者有過信他書輒改本文音義又有

遺者誤改者余以管見合之丁君校本復改正百廿有餘條具著其說可覆案也郭氏注爾雅三卷外又有音一卷則知此書之音亦必不與注相雜廁後人取便讀者遂併合之以郭音古雅難曉又附益以近人所音如通志載有吳良輔方言釋音一卷此書當有招撫及之者余欲使注自爲注仿劉昭注補續漢志之例進郭注爲大字而音則仍爲小字雖未必卽還景純之舊觀然要使有辨焉爾至集各家說及文弨之說上又加圓圈以隔之戴書已行世故惟錄其切要者舊本又有云字一作某者疑出於鼂公武子止案鼂讀書志云寻傳方言本於蜀中後用國子監

刋行本梭之多所是正其疑者兩存之據斯言則知爲鼂氏所加無疑也号嘉丁君之續而惜其不登館閣書成不得載名於簡末世無知焉又其所緝綜者紛綸參錯不易整比久之將就散失不愈可惜乎故以餘閒爲成就之如此丁君名杰今已成進士待學博士闕於杭州其學實不在戴太史下云

魏氏濬方言據

四庫全書目二卷

存

湖北通志曰濬字蒼水松溪人萬歷甲辰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

四庫全書提要曰是書乃紀四方言語之異而求其可據者凡二百餘條多見考據然其中亦有字出經史本非方言如張口矣曰哆頤下曰頦足背曰跗毛多曰毿之類小學諸書義訓甚明毋煩更爲索解又如牸牢之與牸牿兒皀之爲郎皆聲音之轉亦非因方域而殊乃一槪闌入於輶軒絕代語體例頗不類也

杭氏世駿續方言

四庫全書目二卷

存

杭州府志曰世駿字大宗仁和人乾隆丙辰召試博

學鴻詞授翰林院檢討

齊召南序曰楊子雲采集先代絕言異國殊辭爲方言十五卷示張伯松伯松曰垂日月不刊之文也余友杭大宗采集注疏旁及羣書爲續方言四卷余評之如伯松大宗駭爲過當余曰不然自書契旣作所謂垂日月不刊者孰有過於聖人之經哉續方言所載皆三代時及漢以前語士讀經者必知其說而後可通其義是廣卜子爾雅補許慎說文也治附日月以不刊者耶子雲方言雖亦古輶軒之使所有事然惟一二附於經者解經家必用之非是類也士固可束而不觀較諸太元其爲覆瓿一耳伯松贊以不刊

不亦謬乎今夫聖人之經則亦有所謂方言者矣書有商盤周誥詩有十五國風禮則名物器數代各不同春秋則名從主人傳自爲說然昆命元龜六日不曆終葵椎磬之解伊緩矢台之稱後世不得以方言目之何也聖人之經日月也日月千古不變其躔次隨時改移者雖變猶不變也後世分至日躔不同堯典而堯典之文不刊昏旦中星不同月令而月令之文不刊日無頻食閏不必在歲末而春秋頻食閏月之文不刊故凡附於經者皆不刊也大宗以澹雅之材沈鬱之志銳精於經以其餘閒把三寸弱毫羣分類聚使學者不待䌁闠而坐得漢以前諺俗語言之

異勤矣哉

胡天游序曰六經之言天下誦焉而旨同然徒究其義未辨其類勿爲能通夫爾雅訓詁釋詩書異辭子夏梁文斤斤其間儒者博問善達多通四方辭至而解無所疑惑何有荀卿伏生睿吃于齊楚也大宗治羣經精飾法采當時之言類方以從肄昭遏渠惡池於菟死鼠不爲璞聰明勿謏誇雄鬬奇事小而功裕者乎

四庫全書提要曰是書采十三經注疏說文釋名諸書以補揚雄方言之遺前後類次一依爾雅但不明標其目耳蒐羅古義頗有裨於訓詁惟是所引之書

既及王應麟急就篇補注則宋以前書皆當詳采今即耳目之前顯然遺漏者如玉篇引倉頡篇云楚人呼竈曰𥨊列子黃帝篇注引何承天纂文云吳人呼瞬目為瞤目韻會舉要引李登聲類云江南曰䀹中國曰辛爾雅釋草釋文宋庠國語補音引音呂忱字林云楚人名蔆曰芰初學記及太平御覽引纂文云梁州以豕為豨河南謂之彘漁陽以豬為豝齊徐以小豬為豯凡此諸條皆六朝以前方言正可以續揚雄所闕而俱佚之則以其引書過隘故也又如書中引說文秦晉聽而不聞聞而不達謂之聹引史記集解齊人謂之顙汝南淮泗之間曰顏諸條本為揚雄

方言所有而復載亦爲失檢然大致引據典核在近時小學家猶最有根柢者矣

劉氏珍釋名

三十篇見後漢書

佚

後漢書文苑傳曰劉珍字秋孫一名寶南陽蔡陽人也少好學永初中爲謁者僕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騊駼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永寧元年太后又詔珍與騊駼作建武已來名臣傳遷侍中越騎校尉延光四年拜宗正明年轉衞尉卒官著誄頌連珠凡七

篇又撰釋名三十篇㠯辯萬物之稱號云

劉氏熙釋名

隋志八卷

存

熙自序曰熙以爲自古造化制器立象有物以來迄于近代或典禮所制或出自民庶名號雅俗各方名殊聖人於時就而弗改以成其器著於旣往哲夫巧士以爲之名故興於其用而不易其舊所以崇易簡省事功也夫名之於實各有義類百姓日稱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意故譔天地陰陽四時邦國都鄙車服喪紀下及民庶應用之器即物名以釋義論叙指歸

謂之釋名凡三十七篇至於事類未能究備凡所不載亦欲智者以類求之博物君子其於答難解惑王父幼孫朝夕侍問以塞可謂之士聊可省諸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漢徵士北海劉熙成國譔

四庫全書提要曰其書二十篇以同聲相諧推論稱名辨物之意中間頗傷於穿鑿然可因以考見古音又法古未遠所釋器物亦可因以推求古人制度之遺如楚辭九歌薜荔拍兮蕙綢王逸注云拍搏壁也搏壁二字今莫知爲何物觀是書釋牀帳篇乃知以席搏著壁上謂之搏辟孔穎達禮記正義以深衣十二幅皆交裁謂之衽是書釋衣服篇云衽襜也在旁

襜襜然也則與玉藻言袵當旁者可以互證釋兵篇云刀室曰削室口之飾曰琫下末之飾曰琕又足證毛詩詁訓傳之譌其有資考證不一而足吳韋昭嘗作辨釋名一卷糾熙之誤其書不傳然如經典釋文引其一條曰釋名云古者車音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車音尺遮反舍也案釋名本作古者曰車聲如車言行所以居人也今曰車車舍也行者所處若居舍也此蓋陸德明約舉其文又取文義顯明增入音尺遮反四字耳韋昭云車古皆音尸奢反後漢以來始有居音案何彼襛矣之詩以車韻華桃夭之詩以華韻家家古音姑華古音敷則車古音車更無疑義熙所說者不譌昭之所辨亦未必盡中其失也別本或題曰逸雅蓋明郎奎

金取是書與爾雅小爾雅廣雅埤雅合刻名曰五雅以四書皆有雅名遂改題逸雅以從類非其本目今不從之又後漢書劉珍傳稱珍譔釋名三十篇以辨萬物之稱號其書名相同姓又相同鄭明選作秕言頗以爲疑然歷代相傳無引劉珍釋名者則珍書久佚不得以此書當之也明選又稱此書爲二十七篇與今本不合明選萬歷中人不應別見古本殆一時失記誤以二十爲二十七歟

韋氏昭辯釋名

隋志一卷

佚

三國吳志韋曜傳曰曜字宏嗣吳郡雲陽人也少好學能屬文從丞相掾除西安令還爲尚書郎遷太子中庶子後爲黃門侍郎孫亮卽位曜爲太史令譔吳書華覈薛瑩等皆與參同孫休踐阼爲中書郎博士祭酒命曜依劉向故事校定衆書孫晧卽位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職省爲侍中常領左國史晧以爲不承用詔命意不忠盡遂積前後嫌忿收曜付獄是歲鳳皇二年也曜因獄吏上辭曰囚荷恩見哀無與爲比曾無芒氂有以上報孤辱恩寵自陷極罪念當灰滅長棄黃泉愚情悽悽竊有所懷貪令上聞囚昔見世間有古歷注其所紀載紀多虛無在書籍者亦

復錯謬因尋按傳記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于秦漢凡爲三卷當起黃武以來別作一卷事尙未成又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文有非是愚官爵今之所急不宜乖誤因自忘至微又作官職訓及辯釋名各一卷欲表上之新寫始畢會以無狀幽囚待命泯沒之日恨不上聞謹以先死列狀乞上言祕府於外料取呈內以聞追懼淺蔽不合天聽抱怖雀息乞垂哀省曜羨以此求免而晧更怪其書之垢故又以詰曜曜對曰囚謹此書實欲表上懼有誤謬數數省讀不覺點汚被問寒戰形氣呐吃

謹追辭叩頭五百下兩手自搏遂誅曜

畢氏沅釋名疏證

八卷

存

沅自序曰劉熙釋名其自序云二十七篇案後漢書文苑傳劉珍字秋孫一名寶譔釋名三十篇以辯萬物之稱號而韋曜顏之推等皆云劉熙製釋名熙或作熹案三國吳志韋曜傳曜在獄中上辭有云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云云玩曜之語則熙之書吳末乃始流布是熙之去曜年代必當不遠一

也舊本題安南太守劉熙譔近時校者以二漢無安南郡或云當作南安今考劉昭注續漢書稱三秦記曰中平五年分漢陽置南安郡元和郡縣志亦云漢靈帝立是郡置巳在漢末二也此書釋州國篇有司州案魏志及晉書地理志魏以漢司隸所部河南河東河內宏農并冀州之平陽合五郡置司州是建安以前無司州之名三也又云西海郡海在其西據劉昭注則西海郡亦獻帝建安末立其時去魏受禪不遠四也釋天等篇於光武列宗之諱均不避五也以此而推則熙為漢末或魏受禪以後之人無疑又自序云二十七篇而文苑劉珍傳云三十篇篇目亦不

甚㳘遠疑此書兆于劉珍踵成于熙至韋曜又補官職之缺也其書參校方俗考合古今晰名物之殊辨典禮之異洵爲爾雅說文以後不可少之書今分觀其釋亦時有與爾雅說文諸書異者爾雅曰齊曰營州而此云營州齊衞之地爾雅云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爲岨而此依毛傳立交曰石載土曰岨土載石曰崔嵬正與相反是也說文錦从帛金聲凡爲聲者皆無義而此云錦金也作之用功其價如金故其制字从帛與金是以諧聲之字爲會意又說文平土有叢木曰林而此云山中叢木爲林亦皆異義且其字體出說文外十之三葢信熙之時去叔重已遠其

聲讀輕重名物與同與安順前又迥別也暇日取羣經及漢書注唐宋類書道釋二藏校之表其異同是正缺失又益以補遺及讀釋名二卷凡三閱歲而成復屬吳縣江君聲審正之江君欲以篆書付刻余以此二十七篇內俗字較多故依前隸寫云所以仍昔賢之舊觀示來學以易曉也

畢氏沅續釋名簣

一卷

存

沅自識曰太平御覽時序部引釋名釋律呂之名謚于春釋太蔟夾鐘于夏釋蕤賓于秋釋夷則南呂于

冬則先引風俗通一條乃後承之以又曰而釋應鐘大呂然則三時所引律呂之誼惟白虎通五行篇有其文且十二律具備其文法正與釋名相類或所引實白虎通與玆不忍棄置又不敢羼入姑就其所引正之以白虎通參之以史記漢書別纂一篇不以列于補遺而別爲續釋名云

畢氏沅釋名補遺

一卷

存

沅自識曰檢閱羣書輒見有引釋名而今釋名闕者輯錄以爲補遺附于卷末因取韋昭所補之官職訓

及辯釋名前附錄焉惟是官職訓及辯釋名據昭自言各一卷則捋然成帙今雖亡失其引見唐宋人書者當不止于是而予之所見僅此而已倘博雅君子別有采獲以補予之不逮則幸甚幸甚

服氏虔通俗文

七錄一卷

佚

魏書江式傳曰式上表云爰采孔氏尙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蒼凡將方言通俗文字埤蒼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義者以類聯篇錢馥曰江式云通俗文字當即服氏虔聯之所著而它書引用並云通俗文豈獨

說文解字後人僅曰說文

顏之推家訓勉學篇曰通俗文世間題云河南服虔字子愼造虔既是漢人其序乃引蘇林張揖蘇張皆是魏人且鄭玄以前全不解反語通俗反音甚爲近俗阮孝緒又云李虔所造河北此書家藏一本遂無作李虔者晉中經簿及七志並無其目竟不知誰製然其文義允愜實是高才殷仲堪常用字訓亦引服虔俗說今復無此書未知即是通俗文爲當有異近代或更有服虔乎不能明也錢詹事曰晉書孝友傳李密一名虔未審即著通俗文之李虔否

臧玉琳經義雜記曰隋書經籍志通俗文一卷服虔

譔敘次在梁沈約四聲李槩音譜釋靜洪韻英之下則隋志亦不以為漢之服子慎所譔唐志無服書有李虔續通俗文二卷初學記器物部舟第一下引李虔通俗曰晉曰舶音泊則阮氏七錄所言信有徵矣然唐人書中所引皆作服虔御覽廣韻或譌作風俗通又作風俗論文選嵇叔夜琴賦嗢噱終日李善注服虔通俗篇曰樂不勝謂之嗢噱嗢烏沒切噱巨略切名雖不同要即一書也左傳釋文引通俗文腋下謂之脅

臧鏞堂曰據顏氏家訓知北齊時通俗文題云服虔造以為即東漢注左氏春秋者魏江式表次在楊雄方言之下張揖埤蒼之上則亦以為漢之服虔也晉

中經簿及七志無其目梁阮孝緒七錄始云李虔造試合隋唐志攷之則通俗文一卷服虔譔續通俗文二卷李虔譔爲當有二書不可并一抑史志有誤乎顏氏謂何北此此書家藏一本並無作李虔者與阮錄亦不合殷仲椹引服虔俗說當卽此書詩正義于行葦韓奕兩徵皆曰服虔通俗文至其世先于蘇張叔然以前未有反切此類抵捂疑出後儒附竄又顏謂或近代更有服虔則未可定如子夏易傳本韓嬰之字後人誤以孔門弟子當之此書亡于唐季貞觀初釋元應撰一切經音義采摭頗富茲復廣以羣籍類纂錄之庶有裨于小學家署曰服氏仍其舊也

李氏虔續通俗文

舊唐志二卷

佚

王氏隆漢官解詁

隋志三篇唐志三卷

佚

隋書經籍志曰漢新汲令王隆譔

又曰古之仕者名書於所臣之策各有分職以相統治周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而御史數凡從正者然則冢宰總六卿之屬以治其政御史掌其在位名數先後之次焉今漢書百官表列衆職之事記在位之

矣蓋亦古之制也漢末王隆應劭等以百官表不具乃作漢官解詁漢官儀等書是後相因正史表志無復百僚在官之名矣搢紳之徒或取官曹名品之書譔而錄之別行於世宋齊已後其書益繁而篇卷零疊易爲亡散又多瑣細不足可紀故删其見存可觀者編爲職官篇

胡氏廣漢官解詁注

隋志三篇唐志一卷

佚

胡廣序曰汲令王文山小學前安帝時越騎校尉劉千秋校書東觀好事者樊長孫與書曰漢家禮儀叔

孫通等所草創皆隨律令在理官藏于几閣無紀錄
者久令人無愚智入朝不惑君以公族元老正丁其
任爲可以已劉君甚然其言與邑子通人郎中張平
子參議未定而劉君遷爲宗正衛尉平子爲尚書郎
太史令各務其職未假恤也至順帝時平子爲侍中
典校書方作周官解說乃欲以漢次述漢事會復遷
河間相遂莫能立也述作之功獨不易矣既感斯言
顧見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學爲漢官篇略道公卿外
內之職旁及四夷博物條暢多所發明足以知舊制
儀品蓋法有成易而道有因革是以聊集所宜爲作
詁解各隨其下綴續後事令世施行庶明厥旨廣前

後憤盈之念增助來哲多聞之覽焉

按漢官解詁蓋劉熙釋名之體近高郵王孝廉引之作周秦名字解詁二卷其自敘曰名字者自昔相承之詁言也其所用者不越方俗之恒而義相比附文相注釋三代詁訓於是乎存疏通而證明之學者之事也夫詁訓之要在聲音不在文字聲之相同相近者義每不甚相遠故名字相沿不必皆其本字其所假借今韵復多異音畫字體以爲說執今音以測義斯於古訓多所未達不明其要故也今之所說多取古音相近之字以爲解雖

今亡其訓猶將卒譬而喻觸類而長焉爰類定以五體一曰同訓予字子我常字子恒之屬是也二曰對文没字子明究字子惡之屬是也三曰連類括字子容側字子反之屬是也四曰指實丹字子華啟字子閭之屬是也五曰辨物鍼字子車鱣字子魚之屬是也因斯五體測以六例一曰通作徒字爲都偃字爲㫃之屬是也二曰互注籍字子禽亢字子籍之屬是也三曰辨譌虔字爲黚高字爲克之屬是也四曰比例得字子玉貽字子金之屬是也五曰合聲徐言爲成然疾言爲旃之

屬是也六曰雙聲結字子期建字子姚之屬是也訓詁列在上編名物分爲下卷衆著者不爲贅設詞難曉者悉從闕疑之例上稽典文旁及謠俗亦欲以究聲音之統貫察訓詁之會通云爾玉於解釋不明援引鮮當大雅宏達其有以教之矣引之爲懷祖給事之子學問淹貫不愧家學云

小學考卷七終

男　學棠　學湘　挍字